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4·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Postmodernism and
Theories of Culture*

杰姆逊 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4·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精校本)

[美国]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讲演

唐小兵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美)杰姆逊;唐小兵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4/乐黛云,张文定主编)

ISBN 7-301-03265-X

I. 后… II. ①杰… ②唐… III. 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IV. I109.9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6-1176

书 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责 任 者:[美]杰姆逊讲演 唐小兵译

责 任 编 辑:张文定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3265-X/I·412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62752015 62752018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者: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180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3.50 元

序

1985年9月至12日，美国杜克大学弗·杰姆逊教授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国际政治系国际文化专业之请，在北京大学开设有关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听讲的学生来自中文系、英语系、西语系和国际政治系，还有一些来自美国和苏联的留学生。他的课非常严格地按每周六小时进行，用英文讲授，同时由英语系唐小兵用每周三小时另向英语较差的同学进行辅助性翻译复述。这本讲演录就是根据杰姆逊教授的上课录音，由唐小兵翻译整理而成。全部译稿虽未经本人过目，但唐小兵的工作深得杰姆逊教授的信任和赞赏。这本讲演录的出版得到他本人的热情支持，本书标题也是他自己考虑再三后，亲自拟定的。

杰姆逊教授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他的讲课，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是以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富于启发性而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这次在北大着重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他认为在继“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不仅表现于一切物质产品，而且渗透到各个精神领域，甚至“理论”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人们生活在无边无际的由“商品化”了的广告、

电视、录像、电影所构成的形象的汪洋大海中，生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这些形象的模仿和复制。在这样的社会，上层建筑起着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重大作用。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等则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正是对于这些特征的概括。

杰姆逊教授吸收了卢卡契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考虑了阿多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的综合，参考了阿尔图塞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希望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使之能以圆满解释当前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至于他的这种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就，那当然还要看未来历史的验证。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念——发展的观念本身就无可怀疑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永存。

我是1983年在加州大学认识杰姆逊教授的，他对中国的友好和热忱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时，他正在刻苦学习汉语，并和他的夫人苏珊一起，积极准备，争取机会到中国来。苏珊是美国黑人文学专家，她非常热衷于向中国介绍黑人文学。1985年，杰姆逊访问中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惜苏珊突患眼疾，几至失明。我很担心杰姆逊的中国之行也许会最终成为泡影，没有想到他竟毅然离开病中的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儿女，只身来到中国！在加州时，我们曾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及其无限潜能，也许正是这一切在吸引着他罢。

当然，这本书的观点不一定都能为我们所赞同，然而，

它为我们展示了最新的资料，开拓了新的视野，提供了考虑问题的新的层面。这使我不能不想起1921年思想家罗素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录的出版。罗素在北大的讲课，由赵元任口译，讲演录也是由当时听课的学生李小峰等根据口译记录整理而成。这本书在讲演结束后不到五个月，就由梁启超签署在北京出版了，当时在知识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罗素本人为世界和平作出了伟大贡献。如今罗素讲演录已成为研究罗素早期思想的重要资料。我们希望杰姆逊教授的讲演录和罗素的讲演录一样，不仅为今天的读者所欢迎，也能为未来的读者所忆念。

乐黛云

1986年1月于北京

自序^①

新名词的出现总标志着新的问题，标志着新的思想、新的商榷论争的题目，同时也不免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新商品。像“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个新词的出现，则更像一把野火，不仅引起史学界的兴趣，也需要历史的解释：这把火是怎样烧起来的，蔓延到什么地方，哪些情形是火上浇油……进而，这场野火会不会烧到其他地方？怎样才能扑灭？正像所有构成所谓“客观存在的精神”或“文化”的集体性谰语一样，这样一个话题，总是应某种“需求”而生（但并不一定会满足这个“需求”）：甚至当这个话题似乎是一套精诊良方时，本身也正是一些病症。必须而且应该有两种并存但又不同的历史来说明这个议题：一是主体的历史，一是客体的历史，前者即该名词本身的历史，解释其诸种功能和众多的利用发挥；后者则应是某物的历史，此名词只不过据信指称该物而已（显然，“后现代主义”一词指的应是文化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中某些深刻的

① 这是杰姆逊教授为本书1989年台湾版所撰的序言，由唐小兵翻译。

裂变)。

最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开始明确地欢呼所谓“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当时的欢欣鼓舞，隐约地来自海德格尔关于西方形而上学已日暮途穷的预见。那时的欣喜，实质上源于知识界乌托邦精神带来的一股热情，虽然不是直接生于社会或政治方面对未来的憧憬，但确实回响着六十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所激发的乐观精神（其中突出的有毛泽东领导的文化革命，其时西方左翼视之为一场“浪漫革命”）。

然而这股乌托邦精神却随着六十年代的流逝而烟消云散。其后，“后现代主义”一词在相对严格的建筑学领域，找到了一个更加明确、也更加持久的定义，因为正是建筑领域里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文化风格和生产过程，不可置辩地引起人们注意。反之，在绘画、文学和音乐中，风格的标新立异，不可能如此引人注目，因为这些领域里，“现代主义”一词一直用来泛指风格的变换、时尚的循环（因此，“再新的风格”也不一定意味任何彻底的决裂）。但在建筑领域，与新的建筑同时出现的，是全面摒弃经典的“国际风格”及其价值观、美学标准和结构。人们逐渐开始注意这一似乎更加深刻的“决裂”；很多人受到启发，不仅在建筑领域本身考察这些变化，而且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一切都发生之后——是否可以从其他艺术部门，观察到类似于此的断裂。于是有人相信可以在其他地方（质言之，任何地方！）发现同样彻底的“决裂”，进而促使人们提出另一个根本性的疑问，是什么社会、经济方面的原

因，带来了这一更为彻底的决裂？是否可以把这样深层次的文化型态转变，看作是标明社会本身正发生同样势不可挡的结构性的转变的征兆？而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不会因为时髦风尚中偶尔的一些局部性变动而产生的。

本书正是采取，同时也探讨了这以上的态度。另一方面，既然本书反复探讨的是所谓当代西方“理论”的问题（诸种后或非哲学性思维形式，时常也唤作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东西），那么必须指出的是，依借“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个分期性概念回头审视，我们现在可以就“理论”本身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并且对“理论”的分析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即不仅是理解理论，衡量其真理性与启发意义，而且同时思考其作为症状的用途所在。因为，再次回顾历史，几乎完全可能把本世纪六十年代涌现的叫做“理论”的东西，看成是后现代社会本身形成过程的一部分。只要稍为注意一下新理论的内容和形式，这个假设便可以证实。新理论的内容是紧密地和语言学、传播技术联系在一起的，这正适合于新涌现的由媒介主导的广阔空间，而其形式，我将称之为“理论论述”，与抽象过程、真理性、系统性等具有一种新型关系，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哲学论述。为了进行症候群性解读，需要同时坚持从两个不同角度看待理论文本，这当然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一是内层解读，这正像旧式哲学一样，目标是发现并建立其内在的创新和效验；一是外层解读，视其为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外在标志或症状。困难之处在于这第二种解读不应直接地导向某种过时的“意识形态分析”，其效果只是揭丑宣短而

已，也不应止于某种相对主义，把理论文本贬得一钱不值。外层解读应该做到的，是使我们更强烈地认识到身处其中的历史环境——即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我们和文本都同样身处其中。

如此评价后现代主义的态度，还会带来一系列后果，这里需要简略地提及。举例来说，如果曾一度称作“现代主义”的东西现已确成既往，作为一代文化潮流已销声匿迹，自然我们就有可能从新的不同角度来历史地评价现代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失去当时的那股热情。新的关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分析，因此可望从后现代社会的角度出发，而这新的观点，将不再染有那个过去时代的参与者和鼓动家所特有的色彩。

但同时我们也许能更好地把握的一点就是（“我们”指的是“西方”和所谓发达国家的“理论家”们），“现代主义”，就像之前的“现实主义”一样，本质上是西方的形式，西方的文化技术，西方的“出口物”。不可置否的是，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是一类出口物，第一次出现的北美式全球风格，其实也就是西方文化领域里帝国主义本身。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后现代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全球性和国际性，这与新型的多国资本主义带来的“风格”是相一致的；因此，后现代主义也更易容纳纯西方以外的其他文化语言。

与此同时，应该重视的是某种交融汇合，即当今世界各地正不断生产制造出来的一整批非西方的风格和形式，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结构和形式之间的交汇。在世界的其

他地方，意识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是西方产物，将会开辟完全崭新的道路，重新对待各式各样非西方的遗产和传统。但就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即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当今非西方国家的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尽量避免做出结论性判断，而应该保持为平行的对照，不断引发疑问探索。当然，应该由中国读者来决定一种新生的当代中国文化，应该和西方后现代主义（包括理论）保持怎样的关系，同样中国读者也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就是晚期、但同样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逻辑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溶入到商品生产和消费中，尽管具有新的类型。而且，后现代社会中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不仅是待消费的产品，同时也完全是适应新的行为方法的工具。甚至那些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类宣言中，屡见不鲜的关于欲望、差异的辞术，以及五花八门的新自由，都需要认真地放回历史环境，要放在西方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框架中去观察，然后才能评断其自身的哲学、社会价值。

而正是这场有关这类评判的论争与对话，现在应该是全球性的，而在这场论争中应该由非西方国家做最后的结论。正因为如此，这本书的深层意义和价值对于我——该书的作者来说，与其说取决于我所宣讲的，不如说在于我将会激发的诸种回应。

北卡州德拉姆市

一九八八年五月

目录

序	乐黛云 (1)
自序	(4)
引论：文化与文化分期	(1)
第一章 文化——生产方式	(8)
1. 上层建筑·基础·马克思	(8)
2. 结构·亚细亚生产方式·福柯	(16)
3. 摩尔根·德鲁兹与精神分裂·同心圆	(20)
第二章 文化——宗教	(28)
1. 意识形态分析·哥白尼式革命·再现论 ...	(28)
2. 宗教与意识形态·新教与 个人主义·模式	(35)
3. 范式·路德与加尔文·结构性自相冲突 ...	(43)
4. 改变时空体验·韦伯·《孤独的人群》 ...	(51)
第三章 文化——意识形态	(62)
1. 意识形态与宗教·阿尔图塞的	

“多元决定”·迈克鲁恩	(62)
2. 怀疑因果律·三种类型·半自律性	(77)
3. 达尔文主义·历史的诡计	(85)
4. 自我怀疑与尼采·集体意识·历史主义	(94)
5. 卢卡契·总体论·叙述与描写	(105)
第四章 文化研究——叙事分析	(114)
1. 事件的幻觉·格雷马斯·鸬鹚	(114)
2. 画马·寓言性·语言本体论	(124)
3. 梦的分析·康拉德的《吉姆爷》	(136)
4. 列维—斯特劳斯·《吉姆爷》	(145)
第五章 后现代主义文化	(157)
1. 多国化资本主义·无意识和 自然·新型文化	(157)
2. 现代主义建筑·立体主义·《格尔尼卡》	(163)
3. 突破媒介·语言与表达·沃霍尔	(173)
4. 风格·《农民鞋》的乌托邦 色彩·海德格尔	(180)
5. 蒙克的《叫喊》·沃霍尔的政治意义	(189)
6. 平面感·深度模式·复制	(199)
7. 形象文化·萨特的想象界	(209)
8. 类象·广告·历史感及历史小说	(217)
9. 新的时间·音乐与诗·拉康	(228)

10. 《荒原》中的代词·现实主义 与德莱赛	(236)
附录：	
意识形态诸理论	(248)
1.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产生的缘由 及其作用	(248)
2. 意识形态的七种模式	(257)
译后记	(288)
台湾版译者后记	(291)
再版琐记	(297)

引论：文化与文化分期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我内心的兴奋，实在不是语言可以充分表达的。我非常感谢中国国家教育部、北大国际政治系和比较文学中心的帮助，使这次访问得以实现。我很重视这次来讲学的机会，更希望向各位学习，尤其愿意与各位共同讨论问题。

我的演讲主要是向各位介绍当代西方的理论与文化里的各种观点和争鸣，从心理分析到后结构主义，从符号学到辩证法传统（也就是通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都是讨论的范围。但我相信，你们的建议对我的演讲会很有帮助。如果我能够进一步知道大家想了解的问题，我的工作当然会更有效率。下面我就要用英语来讲，请大家包涵^①。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专业，我是搞法国文学的，并不是研究美国的专家，我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是个文化批评家。我讲的理论方面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文学理论，因为结构主义于

^① 这是杰姆逊教授第一次上课时用中文宣读的开场白。他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学了近三年的现代汉语。

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时候并不是文学理论，而是从语言学发展而来，并且首先是人类学方面的理论，这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结构主义在法国产生以后，对旧有的学科，特别是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当然首先是针对旧有的人类学的。理论从此有了新的含义，成了一种新的论述，注重的是解读旧有的世界。这是结构主义的发现，即把各层次的现实世界作为符号系统来读，而旧有的哲学，其最高的集大成者为黑格尔，却致力于组织这个世界。结构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Karl Marx）、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哲学家是分不开的。

结构主义其实是一综合体，由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结构心理分析学和路易·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的文学理论组成了基本轮廓。结构主义带来的新东西之一就是新名词的大量涌现。一大批崭新的名词和概念出现在结构主义者的著作中，这是结构主义者努力的结果。关于这一大堆名词又造成新的疑难。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出现如此众多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是满足什么样的需要呢？答案是：结构主义是对新出现的问题的新的解释办法。新的名词当然会和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在我推荐的阅读材料里，我选择了阿多诺（T. W. Adorno）、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卢卡契（G. Lukács）、弗洛伊德、阿尔图塞的作品，并不一定是作为文学批评来读，而是作为文化批评

的材料。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曾说：文学教师必须把他们研究的对象当作一种文化的产物，这样才有可能认识作品的意义和本质。

因此，我讲的主要问题就是“文化”。在欧洲语言中，文化起码有三种含义，当然是指“耕耘”、“农作”这一意思之外的三种含义。首先“文化”相当于德语中的 *Bildung*，意即个性的形成，个人的培养。这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概念，是新兴中产阶级的思想产物。还有就是指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文化与自然是相对的。这第二个概念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其最明确的表述是由弗兰茨·波瓦斯 (Frantz Boas) 给出的，我们通常讨论文化也从这个定义入手。但是文化还有第三种含义，即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这种文化和贸易、金钱、工业是相对立的，和日常工作是相对立的。因此，第一种文化是精神、心理方面的，是个人人格形成的因素，而第二种是社会性的，日常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是社会形成，第三种则是一种装饰。

由此便会产生以下的问题：如果第三种意义上的文化意味着看戏、看电影，那么在现在的社会里，这种文化和工业，和贸易金钱不正是紧密相联的吗？所谓媒介、大众文化和法兰克福学派所称的“文化工业”，难道不是像生产汽车一样制造出来的吗？因此，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面临着新的“文化文本”。由此我们进入了另一个问题，即“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相联系的有两方面，一是纯文化，如艾略特 (T. S. Eliot)、乔伊斯 (James Joyce)、普鲁斯